沒有最初的開始 ⊙方瑞櫻

魚說，只因我活在水中，所以你看不見我的淚。」

戰爭般的殺戮，是種令人膽顫心驚的夢魘。一次大戰時，人們圍著長條桌進餐，一開始約莫有十個人，一天少一、二個，無緣無故的就此憑空消失，沒有人會過問，只是安靜地繼續用餐。生命，如此簡單而果決，開始與結束都在一瞬間。不知餐桌上的最後一個人，在空蕩蕩的屋子裡進食時，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呢？

「『愛加上愛，是非常愛；愛減去愛，是愛的起點；愛乘上愛，是無盡的愛；愛除上愛，是唯一的愛。』對於陶醉在愛河的人兒，愛情像是四則運算的集合，戀人們在愛情的計算紙上不斷地運算，除了愛，想不出其他的答案。」但是生命中除了戀人，還有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師長朋友……，那些我們所愛的人和愛我們的人。然而有些情愫在歷經抽絲剝繭後，一次又一次的抽離，麻痺的神經又該擁有如何的知覺呢？或說人生不該如此嚴肅，但面對沉重的包袱時，我們又將何去何從？

陽光下的阿寶，臉頰顯得格外紅潤。在球場上打棒球，弄得全身髒兮兮的，一頭捲髮，像隻可愛的貴賓犬。回到辦公桌前，他用手快速的摸著點字機，忙碌的透過電腦程式將漢字轉為點字。或許你以為我在開玩笑，但這轉換的電腦程式確實是他執筆的。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，他工作上班、遊戲運動、彈吉他、唱民歌，他也很用心在過活。只不過上帝跟他開了一個玩笑，所以他從小便在黑暗的世界中成長。面對眼前這座「盲界楷模」，無須言語，靜默間，唯有不小心滴落的淚水代表我最謙卑的敬意。

美術館中有一件柚木作品，像動物，又像植物，又什麼都不像……。答對了，它的簡介是這麼說的：我可以什麼都不是，我就是我自己。你不覺得這樣的我——其實也很性感。我們生活的周遭，有太多的困惑與盲點，在一次次的矛盾中掙扎，偶爾我們也活得十分辛苦。西洋有羅密歐與茱麗葉，更早的中國有「牛郎與織女」，但在這些美麗的傳說和典故都還未發生前，人們又是如何傳達心中那份最原始的情感呢？抽象的作品還未成型前，也只不過是赤裸裸的線條，它們也可以就這樣毫無拘束的存在著。太多的追尋與問號、痛苦與悲傷，其實不一定需要有一個完整的回答。睜開雙眼，你會發現，今天陽光依舊燦爛！

一種叫做沉默的語言

「要經常笑口常開，因為幽默感，能治癒生命中的憂傷。」〰〰無名氏

深海底有一種魚，因為經年累月活在終年不見陽光的洞窟裡，眼睛逐漸退化，慢慢地被皮膚覆蓋，於是它終於成為一種遺忘視覺感受的生物。我們也許感到驚訝，或者同情，但在這寂寥黑暗的世界裡，視覺並非絕對，衝動感或許是另一種神秘的語言。

課堂裡，我們正學習著許多有趣的經驗。會計老師說，一件物品可能會有三種售價：公司內部根據折舊推算的帳面價值、買方評估的作價，及請專家衡量的市價。這三種價錢同時存在，互相矛盾與衝突，雖然最後的成交價只能有一個。倘若一樣沒有生命的事物都有三種標價，那麼一個活生生的人又該擁有怎樣多元的風貌呢？當我們的生活中有太多如蜂巢狀複雜難懂的構面時，那一個又才是真正的自己呢？

拿起這張照片，不覺莞爾。每次任憑我如何費心解釋，旁人總是難以相信背景真的是西子灣。傻瓜相機加上一捲陳

年底片，這是不難想像的結果。但是我卻獨獨偏愛這張烏漆抹黑，沒有風景的照片。相片裡的每個人都笑得好開心，因為大家都不確定這臺秀逗相機的閃光燈是不是又睡著了。我們每個人就像小呆瓜似的，坐在那裡傻笑。我喜歡那一剎那間的心情，老朋友在一起總有一種特別的情感，也許是熟悉與信賴吧！就是這麼的自然。「快點坐好啦，要照了喔！」輕輕的卡一聲，將是我們大家永遠的回憶。

很想寫封信問候你，好想念那個灑滿柔和陽光，總是開滿木棉花的城市。浩瀚無涯的樣本空間裡，我和你始終像是尋不到交集的獨立事件。一直以來，我並不確定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，只是逐漸學會一種叫做沉默的語言。尤其在獨自一人時總愛不斷地溫習——這份格外寧靜的感覺。國中數學老師曾提及：兩艘平行駛出的快艇，在地平線的末端將會互相撞擊，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假說。只是人生充滿太多隨機變數，種種事先無法預知的可能也許都將發生——那麼，在時空交錯！光影交疊的瞬間，我是否能在你底心湖找到一個名字，一個屬於我的名字？

口語傳播專家指出，人們93%的真實感受是靠非語言傳達，而沉默就是其中最曖昧不明的溝通方式。人與人的相遇，不過是緣份中的巧合，然而，我的沉默卻只為了你。

子夜懷想
有沒有一首歌可以傳唱不息，有沒有一種心情可以穿越時空重溫卻不失原味，有沒有一張被遺忘密碼的磁卡突然找回屬於自己的數字？

驚鴻一瞥劃過天際的流星時，你是否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——不知要許什麼願望？從開始到結束，不過三秒，而你在我生命中從出現至逐漸褪色，直到完全的空白，又經歷了幾千萬秒呢？

佇立港口的老樹被連根拔起，水泥硬梆梆的填平缺口，住家對面的同窗好友竟忘了曾有過那麼一棵樹。昔日最愛光顧的魯味攤忽然如鬼魅般地不見蹤影，生命中一些重要的圖騰一點一滴地消失，我甚至開始懷疑它們的真實性，就像對你的回憶一樣。

然而相片中的人物確切證明你的存在，我像是作賊心虛的小偷讓警察逮個正著，即使證據確鑿，卻還是歇斯底里的反抗，因為我切換不到一個適當的頻道來面對你和自己。

野柳的女王頭瀕臨前所未有的危機，專家預測沒有多久就可能崩落。或許這是件好事，每天面對海浪無止盡的侵蝕拍打，終於有機會鬆口氣，重回大地的懷抱。或許它會被潮浪淹沒，隨著時光流轉，在更久遠的未來消融成一把把柔軟的沙子，飄流到世界的彼端被人不經意的拾起，這該是怎樣的緣份？希望有一天我亦能瀟灑如它，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又或者這僅僅只能是美麗的遐想罷了！